

# 消散的现代性

## 全球化的文化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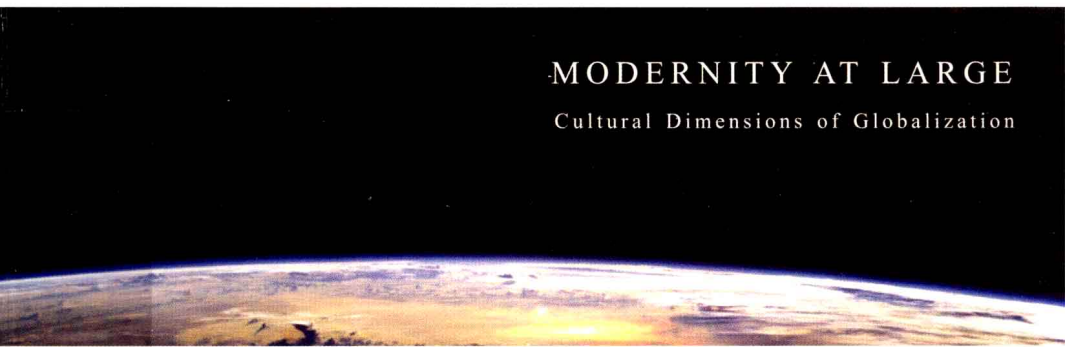
Arjun Appadurai

阿尔君·阿帕杜莱 著

刘冉 译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 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

虽然目前有许多人著书谈论跨民族世界中的全球文化，然而没有人能像阿帕杜莱一样，既有全球性的视野，又熟谙人类学文献及其世界观。这部作品闪耀着智慧之光，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提出了深刻且令人满意的质问。

上海三联书店

—— 谢里·奥特纳 (Sherry Ortn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 消散的现代性

全球化的文化维度

阿尔君·阿帕杜莱 著

刘冉 译

A r j u n   A p p a d u r a 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 / ( 美 ) 阿帕杜莱 著；刘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8  
ISBN 978-7-5426-3838-0

I . ①消… II . ①阿… ②刘… III . ①全球化—研究  
IV . ①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2 ) 第 094598 号

## **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

著 者 / [ 美 ] 阿尔君·阿帕杜莱 ( Arjun Appadurai )  
译 者 / 刘 冉

策 划 / 严搏非  
责任编辑 / 黄 韬  
特约编辑 / 李伟为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 201199 )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 × 1240 1/32  
字 数 / 176 千字  
印 张 / 10.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838-0/G.1197  
定 价 / 38.00 元

**Modernity at Large**

**by Arjun Appadurai**

Copyright © 1996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我的儿子 Alok ,  
我在这世上的家

## 致 谢

本书写作时间长达六年,在此期间与众多人士及机构的往来,令我获益良多。本书的想法在 1989—1990 年期间逐渐成形,当时我正以麦克阿瑟学人(MacArthur Fellow)的身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前沿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进行研究。书中某些部分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写就的,当时我在其跨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任共同管理人。本书完成于芝加哥大学,我在其人文学院(Chicago Humanities Institute)获得了大量的跨学科对话,也曾受益于全球化研究计划(Globalization Project)的活力。在芝加哥期间,跨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Transcultural Studies,前身为心理-社会研究中心[Psycho-Social Studies])的对话与辩论亦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民族与国际视角。

以下人士曾就本书的不同部分和版本为我提供过宝贵的批评与建议:Lila Abu-Lughod, Shahid Amin, Talal Asad, Fredrik Barth, Sanjiv Baruah, Lauren Berlant, John Brewer, Partha Chatterjee, Fernando Coronil, Valentine Daniel, Micaela di Leonardo, Nicholas

Dirks, Virginia Dominguez, Richard Pardon, Michael Fischer, Richard Fox, Sandra Freitag, Susan Gal, Clifford Geertz, Peter Geschiere, Michael Geyer, Akhil Gupta, Michael Hanchard, Miriam Hansen, Marilyn Ivy, Orvar Lofgren, David Ludden, John MacAloon, Achille Mbembe, Ashis Nandy, Gyanendra Pandey, Peter Pels, Roy Porter, Moishe Postone, Paul Rabinow, Bruce Robbins, Roger Rouse, Marshall Sahlins, Lee Schlesinger, Terry Smith, Stanley Tambiah, Charles Taylor, Michel - Rolph Trouillot, Greg Urban, Ashutosh Varshney, Toby Volkman, Myron Weiner, 与 Geoffrey White. 那些我不慎忘记提及的人士, 请接受我诚挚的歉意。

有几位人士的支持尤为慷慨和广泛, 在此特别提及。我的老师、朋友和同事 Bernard S. Cohn, 他在 1970 年启迪我踏上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旅途, 自此之后他一直源源不断地为我提供观点、友谊和扎实的批判。Nancy Farriss 总使我保持警醒, 让我牢记历史, 比较面临的挑战, 牢记忠实于档案记录的意义。Ulf Hannerz 自 1984 年起就一直是研究全球现象的搭档, 我们在行为科学前沿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在帕罗奥图 [Palo Alto]) 共同度过了一年时光。Peter van der Veer 在费城和阿姆斯特丹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友谊、智慧与激烈的辩论。John Comaroff 和 Jean Comaroff, 无论是学术水平, 还是他们为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带来的刺激, 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塑造了本书。Sherry Ortner 一开始就鼓励我开展这一项目, 并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细心审核了本书手稿, 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我也

要感谢另一位匿名的审稿人。Dilip Gaonkar 与 Benjamin Lee(本书所属系列的共同编辑)作为朋友、同事和对话者所提供的多方面支持,三言两语难以表述。Homi Bhabha, Jacqueline Bhabha, Dipesh Chakrabarty, Steven Collins, Prasenjit Duara 以及 Sheldon Pollock 提供了诸多想法,即使只是初成形阶段,也极大地有助于我完成此书并设想出诸多可能的未来。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总编 Lisa Freeman,以及 Janaki Bakhel(之前在此出版社任职)一直陪伴着我,既富耐心又多方鞭策,既提出批判建议,又展现了编辑智慧。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许多学生都曾成为我灵感与活力的来源。以下人士的研究曾丰富了本书的观点,必须特别提及: Brian Axel, William Bissell, Caroline Cleaves, Nicholas De Genova, Victoria Farmer, Gautam Ghosh, Manu Goswami, Mark Liechty, Anne Lorimer, Caitrin Lynch, Jacqui McGibbon, Vyjayanthi Rao, Frank Romagosa, Philip Scher, Awadendhra Sharan, Sarah Strauss, Rachel Tolen, Amy Trubek, 以及 Miklos Voros. 我要特别提到 Eve Darian – Smith, Ritty Lukose 和 Janelle Taylor,他们不但在学术上对此书有所贡献,也提供了实际的帮助。Caitrin Lynch 编制了一份极好的索引。在催生此书的复杂过程中, Namita Gupta Wiggers 和 Lisa McNair 亦曾伸出援手。

此书与我的家人是分不开的,他们总是慷慨地支持我,有时甚至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妻子与同事 Carol A. Breckenridge,在每一页上都留下了她的踪迹,本书是我们生活冒险的又一次记录。



本书题献给我的儿子 Alok,并伴随他长大。他满怀爱的才能和对生活的激情,这始终提醒我,书本不是世界本身——书本是谈论世界的。

# 目 录

|    |    |
|----|----|
| 致谢 | /1 |
|----|----|

|         |    |
|---------|----|
| 1. 此时此地 | /1 |
|---------|----|

## 第一部分 全球流动

|                  |     |
|------------------|-----|
| 2. 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散裂与差异 | /35 |
|------------------|-----|

|                      |     |
|----------------------|-----|
| 3. 全球族群景观:跨国人类学的一些问题 | /63 |
|----------------------|-----|

|              |     |
|--------------|-----|
| 4. 消费、持续期与历史 | /88 |
|--------------|-----|

## 第二部分 现代殖民地

|                     |      |
|---------------------|------|
| 5. 把玩现代性:印度板球的去殖民地化 | /117 |
|---------------------|------|

|             |      |
|-------------|------|
| 6. 殖民想象中的数字 | /150 |
|-------------|------|

## 第三部分 后民族地带

|             |      |
|-------------|------|
| 7. 原生论之后的生活 | /181 |
|-------------|------|

|             |      |
|-------------|------|
| 8. 爱国主义及其未来 | /209 |
|-------------|------|

|          |      |
|----------|------|
| 9. 生产地方性 | /237 |
|----------|------|

|      |      |
|------|------|
| 参考文献 | /266 |
|------|------|

|    |      |
|----|------|
| 索引 | /295 |
|----|------|

# 1. 此时此地

既宣称又同时渴望自身拥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并不多，现代性即为其中之一。现代性的新鲜之处（或者说连它的新鲜之处也是崭新的这一说法）恰恰来自于这种二元性。不管启蒙时代还创造了其他什么，它至少渴求创造出一些希望自己早已现代化的人。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日常生活中，这种自我应验、自我证成的想法都激发了诸多批评与抗拒。

我年轻时在孟买生活，当时我对现代性的体验明显是通感式的，总体而言并未上升至理论层面。我在美国新闻处图书馆里阅读《生活》(Life) 杂志及美国大学介绍目录，在距离我公寓只有五百英尺的爱神影院 (the Eros Theatre) 观看好莱坞拍摄的 B 级片（有时也看 A 级片），在这些活动中我耳闻目睹了现代性。我曾请求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的哥哥（那是 60 年代初）为我带回几条蓝色牛仔裤，而他回家时，我从他身上的保镖牌体香剂中闻到了美国的味道。我逐渐失去了之前汲取的英国味儿，它曾来自于我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教科书、大学里有关罗德学人的传言以及我囫圇吞枣式的阅读——比利·邦特 (Billy Bunter) 和比格斯 (Biggles) 的

故事,还有丽奇摩尔·克朗普顿(Richmal Crompton)和爱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sup>i</sup>的作品都在其中。我身上到那时为止还根深蒂固的英国味儿被弗兰妮与祖伊(Franny and Zooey)、霍尔顿·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以及“兔子”安斯特朗(Rabbit Angstrom)<sup>ii</sup>缓慢地吞蚀了。这些小小的挫败很好地解释了在后殖民时期的孟买,曾经的英格兰帝国是如何瓦解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正在从一种后殖主体性(英式措词、对牛津辩论社[Oxford Union]的幻想、由《接触》[Encounter]杂志管窥英国以及对人文学科的贵族式爱好)过渡到另外一种:更加粗犷、性感和令人沉迷的新世界,其中有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的老电影重放、哈罗德·罗宾斯(Harold Robbins)、《时代周刊》(Times)以及美式社会科学。等我来到埃尔芬斯通学院(Elphinstone College),正待享受世界大同主义的乐趣之时,我可谓万事俱备:英式教育、孟买上层阶级的社区(尽管家里只有中产阶级的收入)、与大学中的大人物有些来往、哥哥是著名校友(现已过世)、姐姐也在同一所大学且她已结交了不少漂亮的女性朋友。但我已对美国上了瘾。我不由自主地踏上旅程:先是来到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时值1967年,学生在美国还是一个令

---

i 罗德学人是指获得牛津大学颁发的罗德奖学金至牛津就读的外国学生,名额十分稀少。比利·邦特与比格斯都是英国儿童文学中的著名小说人物,丽奇摩尔·克朗普顿与爱妮德·布莱顿则是当时著名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译者注

ii 弗兰妮与祖伊、霍尔顿·考菲尔德以及“兔子”安斯特朗都是著名美国小说中的主角。——译者注

人不安的混乱群体),接着又去了芝加哥大学。1970年,我仍被以下方向吸引着:美国社会科学、区域研究,以及无往不胜的现代化理论形式——在当时两极对立的世界里,它是美国精神的可靠保障。

以下各章可被视作试图阐释这一旅程的意义:它始于孟买上映的电影里,现代性作为一种感觉镶嵌其中;并终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在芝加哥大学修读的社会科学课程里,现代性在此作为理论出现。我试图在以下各章中以特定的文化事实为主题进行论述,并借它们阐明现代化作为事实和作为理论的关系。〔1〕这一过程与我体验现代性的旅程恰恰相反,它或许能解释我为何如此偏重文化层面;如若不然,这种分析方式恐怕很容易被误解成因专业而造成的随意决断,即一种人类学的学科偏见。

## 全球化现状

所有主要的社会动力在过去都有其先驱、范例、相似者和源头。正是这种既深远又多样的族谱(见第3章)曾挫伤过现代化提倡者的热望:他们来自有着天壤之别的社会,却试图使历史钟表同步运转。同样,本书试图论证,在过去数十年里,各社会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一般性的断裂。这种看待变化——其实是断裂——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阐明,并与之前关于激进转变的理论区别

---

〔1〕 本章虽未引用任何特定文献,但读者切勿认为其想法是凭空产生的。这一导论如本书其他部分一样,建基于过去20年来的社会与人文科学思潮之上。许多我所借助的前人的工作,都十分明显地出现在之后各章的注释中。

开来。

宏大的西方社会科学(奥古斯特·康德、卡尔·马克思、费迪南德·滕尼斯、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所留下的最成问题的遗产之一,是它不断地强化我们对某些特定时刻的感受——姑且称之为现代时刻——仿佛正是这些时刻的出现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制造出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断裂。这种观点新瓶装旧酒地转生成为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又以新的分类法化作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表面差别;人们已多次指出,它扭曲了“变化”的含义,以及“过去”的政治意涵。然而当今世界,现代性毫无疑问地处于散逸状态,它并无规律的自我意识,人们对它的体验也并不均衡;这一世界确实同各种形式的过去都有着一般性的断裂。如果这种断裂并不是现代化理论中所指出的那一种(第7章将会就这一理论进行批评),那么它究竟属于哪种类型呢?

本书中隐含着一种阐述断裂的理论,它将媒体与迁移作为两个主要且相关的区分项,探索二者对于想象工作(work of imagination)——这一现代主体性的组成要素——所产生的联合效应。这一论述首先要证明,电子媒体正无可置疑地改变着更为广泛的大众媒体以及其他传统媒体。这并非崇拜电子媒体而认为它能解释一切现象。电子媒体之所以能改变大众媒介,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崭新的资源和规则来建构想象中的自我和世界。这是一个关系性论点。电子媒体标记并重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然而在这一领域中,印刷媒介和口语、视觉、听觉等其他形式的媒介可能仍有其重要性。电子媒体(无论涉及新闻、政治、家庭生活还是精彩

纷呈的娱乐节目)倾向于质问、颠覆及转变其他相关的用语,它能够借助于以下效应:新闻被浓缩为音像字节,电影院的公共空间与看录像时的私人空间之间形成张力,电子媒体直接被公共话语所吸纳,同时也更容易与魅力、世界主义及新鲜事物相挂钩。在以下章节中,我将追溯电子媒介转变旧有沟通与行为方式的几种途径。

电子媒体以崭新的方式扭转了环境,其中,“现代”与“全球”常常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出现。尽管电子媒体总是在观众与事件之间造成距离感,它们仍然迫使日常话语发生了转变。同时,它们也成为建构自我的实验资源,遍布各个社会,人人皆可取用。它们使得生活脚本的可能性充斥着电影明星般的迷人魅力及电影剧本般天马行空的幻想,同时却又具备着较高的可信度,如同新闻节目、纪录片以及其他以黑白形式呈现的远端媒介或印刷文字一般。电子媒体以其形式上十足的多样性(电影、电视、电脑和电 4 话)和在日常生活中迅猛的传播速度为自我想象提供着资源,并将其作为一种日常的社会项目进行。

媒介如此,移动亦然。大规模迁移(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当影像、文字与知觉也在同时经由大众媒介而迅速流动之时,现代主体性的产生便有了一种新的不稳定性。当外来的土耳其劳工在德国的公寓里观看土耳其电影时,当费城的韩国人通过韩国传送的卫星信号观看1988年首尔奥运会时,当芝加哥的巴基斯坦籍计程车司机聆听在巴基斯坦或伊朗录制的布道录音带时,移动的影像与其去国界化的观者相遇了。这些现象创造了离散的(diasporic)公共空间;对那些依然建

基于民族国家的连续性特质之上、并将其作为重要社会变化的关键仲裁者的理论而言,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因此概括来说,电子媒介与大规模迁移在当今世界中并非技术上的新动力,而是推动(有时是强迫)想象工作的新动力。它们共同创造出了特殊的无规律性,因为观者与影像同时处于流动之中。那些易被划定在地方、民族或区域空间之内的概念或观众群,不再适用于这些影像和观者了。当然,许多观者自身并不一定会迁移。此外,许多大众媒介事件的范围也是高度地方化的,例如美国某些地区的有线电视。但是,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电影、新闻或电视节目能完全不受远方的其他媒体事件所影响。当今世界,也几乎没有人找不到个朋友、亲戚或同事正在去某处的路上,或已经满载各种故事和可能性回到家里。在此意义上,人和影像常常会意外相遇,这种相遇远离家所具有的确定性,也远离地方和民族媒体效应的封锁。大众媒介事件与迁移的观众之间形成了动态的、不可预测的关系,它界定了全球化和现代之间的关联核心。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指出想象工作在此情景中既非纯粹解放性的、亦非全然循规蹈矩的;它是一个争论的空间,在此,个体与群体都可试图将全球性并入他们自己对现代的实践中。

## 5 想象的工作

自涂尔干以及《社会学年鉴》(*Années Sociologie*)团体的著作问世以来,人类学家们便学会了将集体表象视为社会事实——也就是说,认为它们超越个体意志、承载着社会道德的重量,是客观的



社会现实。我想指出的是,最近数十年来发生了一场变动,它建基于近百年来的科技变化之上;在这场变动中,想象已成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事实。这一发展转而为想象世界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

若说在当今世界中想象的作用有新鲜之处,这一论点表面上看起来有些荒谬。毕竟,我们已习惯这么想了:所有社会都创造了它们自己的艺术、神话以及传说,这些表现形式都暗含着日常生活可能的幻灭。所有社会都显示,它们能够通过求助于各种神话来超越和重构日常生活;在这些神话里,社会生活在想象中被改变了。最后,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里,个体也能够在梦境中找到一个重塑他们社会生活的空间,从中体会被禁止的情绪和感受;他们在梦中所见将可能溢出并渗入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在许多人类社会中,这些表达方式进一步成为想象与仪式之间进行复杂对话的基础;在这一对话里,通过逆转、反讽或者许多仪式都要求的参与度和协调合作,日常社会生活的约束力得以深化。一个世纪以来,最正统的人类学经典所传给我们的知识确凿无疑都作此解。

当指出想象在后电子时代拥有崭新的重要地位之时,我的论断建立在三个区分之上。首先,想象早已突破了艺术、神话及仪式这些特定表达空间,在许多社会中已成为普通人群日常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它曾被成功地排除在日常生活的逻辑之外,现在却已进入其中。当然,其他时代的伟大革命、船货崇拜以及救世主运动中亦有先例:一些强有力的领袖将自己的愿景注入社会生活中,从而制造出强大的导致社会变革的运动。然而现在已经不再是天赋